劉姥姥與漢獻帝

笑，有時是純粹的歡樂，比如看場喜劇，或是得了一筆獎金，自顧自地笑就好。而有時，有人笑，也有人被笑。這就不同了。

劉姥姥與漢獻帝，都是名著裏的配角，八竿子打不着，但際遇卻有類似之處。每逢劉姥姥出場，就是大觀園裏的歡樂時光。好比孔乙己一出現在咸亨酒店，立刻「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她戴菊花，眾人笑；吃茶，眾人笑；行酒令，笑；吃鴿子蛋，笑。劉姥姥腳踩蒼苔，咕咚一跤跌倒，「眾人拍手都哈哈的笑起來」。劉姥姥爬起來，自己也笑了。這一幕，實在令人心酸。試想，若是賈母滑倒了，該是何場景？

丫鬟們還取笑劉姥姥是「女篾片」。劉姥姥其實蠻聰明，很清楚自己的身份。眾人需要的就是村俗、笨拙、洋相，她也很配合地供人取樂，不能惱，不能委屈。年少時看這一段，往往跟着笑，不自覺地把自己代入寶黛鳳姐的行列；年齡大了，卻盡感小人物的卑微悲涼，自己活成了「劉姥姥」。

漢獻帝名為天子，還不如劉姥姥。劉姥姥出了大觀園，回到鄉屯裏，青菜白粥，清靜自在。獻帝在深宮大內形同囚徒。文武大臣逼宮迫令禪位，獻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大哭，結果換來的是，「百官哂笑而退」。

羅貫中這寥寥一筆，傳神至極。大觀園眾人笑完劉姥姥，尚有些憐憫心，送錢送物。獻帝所受的卻是毫無節制的侮辱。

《水滸》也有令人悚然的笑。李逵回梁山，「訴說取娘至沂嶺，被虎吃了，因此殺了四虎，又說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眾人大笑。」雖有人辯解，此笑是笑李鬼，並非笑李母。

然而眾人對李母命喪虎口無感，卻也是事實。若是武松說起武大被害及鬥殺西門慶之事，誰人敢笑？李逵情緒簡單，野蠻粗魯，也就換不來細膩的同情。

瓜　園
蓬　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苦瓜回甘

每年十一月十一日，周遭話題都會心照不宣地濃縮成兩個，一個是購物「血拚」，一個是自嘲單身。

總有人半開玩笑地把自己形容成「苦瓜」，一個人吃飯，一個人回家，就好像獨處這件事，天生就自帶苦味，怎麼都離不開淒涼的底色。

但我一直都替苦瓜不服，細數起來這麼多年，它在廚房真的沒少「背黑鍋」。

老饕都知道，人家有個雅號叫「君子菜」，說的是無論跟誰同鍋同煮，都不會把自己的苦染給對方，蝦仁照樣鮮，排骨照樣甜，苦自己吞，甘大家分。

這「渡己不渡人」的氣度，可是比很多菜都體面。更何況苦瓜的苦，也不是死路一條，它是有後半場的，稍等一會兒，就滲出一縷清清淡淡的甜，掛在舌根上。

懂這個道理的人，從不急着把苦味趕盡殺絕，只想辦法讓它出場的姿態更輕柔。比如刮掉瓜囊和內膜，撒鹽醃，把苦水逼出來；也可以先滾水裏燙，再冰水中激，苦意降了大半，脆度反而更凸顯。你看，苦是可以被消解的，就如生活。

處理好的苦瓜，在粵港澳地區有個新名字，叫涼瓜。而涼瓜最風光的時候，就是小炒牛肉。猛火攻下牛肉，豉汁、蒜蓉爆香鍋，涼瓜再入鍋走油，最後跟牛肉團聚，幾秒就起菜。

牛肉脂香渾厚，豆豉鹹鮮霸道，涼瓜脆生生地夾在中間，苦意被馴化成甘香，香到添飯，這就是反差。

客家人更直接，把苦瓜挖空釀進豬肉碎拌蝦膠，加幾粒馬蹄，兩面煎香，再文火炆透。肉汁滲進瓜肉，連肌理都是高挑的，很難相信它也曾經「苦大仇深」。

人呀，多半要等到一定年紀，味蕾才會被徹底解鎖。小時候避之不及的苦，長大後居然懂了欣賞，這豈不恰如單身？前半段迷茫困惑，後半段往往輕盈自在，哪裏苦了？分明就是自得其樂。

食　色
判　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重新發現副刊

最近，關於副刊有很多討論。有人提出副刊不「副」。其實，副刊本不姓「副」。報刊史告訴我們，副刊在中國起源於清末，作為報紙的「附張」存在。

一九二一年北平《晨報》開設「晨報附鐫」專欄。書法家在寫欄名時，因為隸書中沒有「附」字，就寫成了「副」。「副刊」一詞由此沿用至今。

大報名報往往有一份同樣出名的「副刊」，而一些著名作家、學者也在副刊這片園地裏大有收穫。

魯迅的《阿Q正傳》就發表在《晨報副刊》，鄧拓的《燕山夜話》發表在《北京晚報》的副刊，「傷痕文學」的代表作《傷痕》也發表在上海《文匯報》的副刊。

這二三十年來，新媒體對報紙的衝擊一波接着一波，最早經受考驗的是新聞版面。和網絡媒體相比，紙媒報道速度的劣勢十分明顯。

副刊倒是「安全」的，因為副刊上的作品，不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對於時效性的追求大都不強，需要的反而是沉澱。

時下副刊的真正危機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方面，AI寫作趨於成熟。當其作品達到以假亂真甚至超過了很多真人的寫作水準，副刊要不要或如何接納AI、如何保持「人味兒」，便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另一方面，網絡閱讀經驗正在「反噬」讀者。當人們習慣了短平快的網絡報道、強刺激的網絡文學，再讀那些慢節奏的副刊文章，難免感到「沒勁兒」「不過癮」。以前常見於副刊的小說「連載」，一周甚至一個月刊登千把字，當然更難滿足當下讀者「追更」的需求。

面對互聯網特別是AI的衝擊，副刊正在成為一片精神自留地。它如一個純手工作坊，值得被重新發現。面對快速生產、大量複製的內容供給流水線，副刊好比一個路邊供旅客歇腳的涼亭，讓人們在忙碌奔走的生活洪流裏，停下來，放鬆修整，調解心態。它又如藏在辦公桌抽屜裏的話梅，偷閒一刻，酸甜一口，給時光多一點滋味。

知見錄
谷中風
逢周一、三、五見報

屬雞屬虎

趙本山與宋丹丹的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有一個兩人輪流自我介紹的橋段：「我叫白雲，我叫黑土。我七十一，我七十五。我屬雞，我屬虎。」小品播出後被人津津樂道，卻很少有人察覺其中的破綻。日前，趙本山的徒弟小瀋陽在其電影《什麼意思夫婦》裏重現這段對白，還點破藏在押韻台詞之下的邏輯漏洞。

配上十二地支，生肖的排列順序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可以看出，酉雞與寅虎相差六個屬相，因此倘七十一歲屬雞，屬虎的人應當是七十八歲上下，而非七十五歲。為了讀起來押韻順口，當年小品在數字上作了變通。

求對仗工整，古人也試過犧牲情理邏輯。宋代范正敏《遁齋閒覽》裏有一個笑話，錢塘有學人作了一首《竹詩》讓蘇東坡看，其中兩句為「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從字面看，竹葉低垂，如同上千柄垂落的利劍，竹幹挺拔聳立，好似上萬支豎起的長槍，比喻雄奇、對仗精工，但蘇東坡讀後卻忍不住笑了起來：一萬根竹竿，才配一千片葉子，這樣算來，十竹方生一葉，此竹葉似太少。

宋人筆記裏另有一則故事，一個叫李廷彥的人寫了百韻長詩，自覺是得意之作便呈給上司過目，其中一句「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淒惻動人，對仗齊整。上司讀後為之傷感，作詩的人連忙解釋，兄弟二人其實都安然無恙，所謂一個江南歿一個塞北亡，「只圖對偶親切耳。」

詩詞歷來強調不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但我們也不必因此畏首畏尾，興之所至，吟上一首不算工整的詩詞也無妨。《紅樓夢》裏香菱學詩，黛玉便這樣點撥她：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

伏牛山
喬　苓
逢周三、四見報

印象巴黎

二十年前，我和當時的女朋友一起前往法國巴黎旅行。雖然只是一個星期的行程，但足夠影響我們的一生。因為當時我早已計劃，在巴黎鐵塔下向女友求婚，二人藉浪漫的氣氛許下誓言，女友自此變成我的太太。巴黎確是浪漫之地，並且滿載藝術氣息。作為文藝工作者，我當然為之嚮往。我和女友前往法國旅行，全程都只留在巴黎，並沒有再赴其他城市。回想起來，印象深刻。

正如大部分遊客一樣，除了艾菲爾鐵塔和凱旋門，我們更參觀了多間博物館。奧賽博物館內的大堂，布滿大型雕塑，令我目不暇給；龐比度中心作為當代藝術館，各種展覽亦衝擊我的思維。反而羅浮宮不算特別吸引，我們站在老遠處觀看名畫《蒙娜麗莎》，其實只看到其他遊客的人頭。不過，對於當時仍然年輕的我們，怎也是大開眼界。

巴黎的浪漫氣氛令人沉醉，但也有些事情令我感到不是味兒。

我們大多乘搭地鐵作為交通工具，主要車站都比較老舊，同時不少制服人員檢查旅客。我並不知道那些人員是警察抑或軍人，總之我們每次都會順從指令，接受檢查。漸漸地，我發現他們只要求兩類人士作出檢查：如我們般的亞洲黃種人，以及看似來自中東的人士。此外，受到友人所託，我們亦到訪一些名牌商店，為友人購買手袋皮包。由於價格不菲，我們當然需要細心選擇，但是當年的店舖職員，感到我們是來自中國的遊客，與對待其他西方遊客的態度，截然不同。

那些都是二十年前的舊事，此後我們再沒有到訪巴黎。我相信近年巴黎對待中國旅客已較友善。然而，近來從電視新聞看到巴黎的狀況，令我既唏噓亦無奈。一個原本充滿藝術氣氛的城市，仿似變身成為戰場。商舖小店的東主，以往艱苦經營生意，一夜間卻被搶劫一空。此時，我更加懷念蒙馬特的風情，以至香榭麗舍大道的繽紛……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面面相覷的諷刺

昨天是英國十八世紀歐洲連環漫畫的先驅、諷刺畫家威廉・霍加斯誕辰三百二十九周年。身為首位在歐洲大陸贏得廣泛聲譽的英國藝術家，霍加斯被後世尊稱為「英國繪畫之父」。在他存世所有的繪畫作品中，最著名的當數全套六幅的社會諷刺畫《時髦婚姻》。本周推薦的唱片便是以其中一幅作為封套。這張灌錄於一九六三年的黑膠唱片屬於RCA廠牌旗下Camden Classics Victoria發行的一套以西方古典大師名作為封套的系列。本張唱片收錄了法國作曲家皮埃爾・蒙都執棒倫敦交響樂團、攜手波蘭小提琴家亨德里克・謝林所演繹的勃拉姆斯《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封套畫作則選擇了霍加斯《時髦婚姻》中的第二幅《面面相覷》。

畫作如實描繪了一段因金錢和利益而綁定的婚姻是怎樣的貌合神離。最右側衣冠楚楚的男士是剛剛通宵放蕩歸來的子爵，他雙手插兜癱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滯，似乎還沉浸在昨晚的宿醉當中。與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身旁睡眼惺忪舒展身體的妻子，對應她身側散落一地的撲克牌說明這位市議員之女昨夜也沒閒着。不僅如此，她背後壁爐頂端的男子頭雕和前景倒地椅子上疊放的兩把小提琴暗示着妻子昨晚的夜生活之豐富甚至不遜於丈夫。雖然住着奢華的居所，卻看上去無序甚至狼藉。霍加斯此作對上層社會利益婚姻的道德觀和生活方式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諷刺與批判。在這套名畫系列唱片中，有些畫作主題與作曲家和曲目內容緊密相連，有些則只是單純的以名畫為封面。本張專輯則屬於後者：封套選擇了霍加斯表現利益婚姻中貌合神離的《面面相覷》，與勃拉姆斯被譽為「全球四大小提琴協奏曲」之一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無論從兩位作者還是作品內容上均無任何實際的聯繫。

「碟中畫」《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時髦婚姻之二：面面相覷》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唱片封面是霍加斯漫畫《時髦婚姻之二：面面相覷》。 作者供圖

藝加之言
王　加
逢周三見報

「全民皆記者」

星二代的光環，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陳奕迅的女兒康堤去年踏入樂壇，一舉一動便被置於聚光燈的焦點之下。「歌神之女」的頭銜沉重，難免遭遇歌藝的質疑、穿搭風格的指點，甚至是一次次與父親名聲的無情比較。幸好，這女孩承襲了父親一身的灑脫與樂天，面對種種聲音，二十二歲的青春少女卻總能以一笑置之，輕鬆應對。

曾有幾次採訪跟康堤聊天，她的個性陽光、說話隨和率真。不像一般年輕偶像，對自己一言一行都小心翼翼，對私生活及個人形象帶着厚厚的保護罩。入行不久，即使面對與香港「網球一哥」黃澤林的戀情，亦愛得光明磊落，不刻意遮掩。可惜這段戀情，僅維持了大半年便告吹。隨後男方被發現火速投入新戀情，同樣是藝人的新歡譚旻萱被起底，連帶陳奕迅與徐濠縈社交平台取消關注黃澤林的細節，都被媒體逐一拆解，連日來成為充滿話題性的娛樂頭條報道。

感情世界的對與錯外人難以得知，毋須旁人置評。反而令筆者別有感受的是這一段新戀情曝光，並非源於媒體的日夜追訪而揭發。而是來自一位普通民眾在網球場旁舉起手機捕捉到的畫面。

這個年代，手機已成為必需品，不僅存儲大量私人資料、照片，甚至憑一部手機便能進行個人理財。手機更如同記者的相機，隨手舉起，便能將陌生人的生活定格、擴散、放大，造成現在「全民皆記者」的狀況。

在無處不在的鏡頭與目光之下，不少藝人們紛紛利用社交平台，搶在流言蜚語前發聲，亦能避免被媒體追訪。

霏常娛樂
文霏霏
逢周三、四見報

AI詐騙？

今年秋季有好幾周接連收到奇怪的電郵。前幾封的來信者都自稱是某線上平台讀書俱樂部的組織者，表達對我著作的傾慕，邀請我參與和讀者的線上討論、互動。這些電郵每次提及的書目有所不同，但都長篇大論地分析原著內容，溢美之辭氾濫，還附上鏈接讓我自己體驗。更有甚者，最後一封電郵居然聲稱來自「哈里王子，艾塞克斯公爵」，從一位發表過作品的寫作者的立場出發，發來探討寫作習慣、寫作技巧的一些問題，看上去頗正規。要不是署名太過離譜，難保不會有人上鉤。

作為學術著作而不是暢銷書作者，我自我感覺沒那麼良好，收到此類郵件都是一笑了之，讀後即刪，不會去點擊鏈接。但幾次三番之後，我開始思索始作俑者如何找到我的個人信息，發來這些明顯是AI生成的內容究竟有何用意。以前大學同事收到過尋找「家教」的垃圾電郵，聽說是騙人回應後，通過「釣魚」鏈接下載惡意軟件，竊取個人信息，實施詐騙。我收到的這些郵件似乎目標更精準，但我從不使用美國的社交媒體，想不通因何「樹大招風」的舉動洩漏了個人信息，可謂防不勝防。

有意思的是，我二十年來出版的幾本英文專著，從最早的二〇〇四年到最近的二〇二四年，只有一本未被詐騙伎倆波及。那本有關中國網絡小說研究的專著出版於二〇一三年，在我的出版物中不早不晚。可能是題目過於「小眾」，所以美國騙子不感興趣？現在的作惡者除了人，還有AI「假人」，更讓人難以捉摸了。

墟　里
葉　歌
逢周一、三見報

責任編輯：李兆桐